1547

人

物

Q: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?

A: 现在体制里面, 没有机会允许个体单位去拓展自己的作品创作。有的国家艺术基金会, 基本上都是项目申请, 不会说你给我一个五年计划, 支持你一个长远的发展计划。这就是一个问题, 因为你都不明白创作的生态是什么? 你写一篇文章, 需要有笔有纸, 用键盘打出来才能变成铅印。它都不看你过程, 只注重你的结果, 其他都不理你, 不管你有没有笔, 有没有纸, 有没有复印机。我们常常说, 创意产业的源头, 从上游到下游, 当中都要经过什么? 你不能从源头一上来就变成下游, 所以, 我觉得这是"扶青计划"最大的挑战, 你要明白如果从一个源头发展到下游, 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委约计划。

Q: 在和这些青年艺术家交流中, 您做了哪些尝试?

A:请我来辅导这11个青年创作团队,每个团队给了5-10分钟的展示,我分别给了他们很多看法。我觉得作品不是跟你说这里好,那里不好,二十分别跟他们有对话。我更了解他们的情况,才能给他们建议。我发现,学院派的人有学院派的问题,跨媒体的人有跨媒体的问题,整体上是需要一个过程,应该把所有人一起拉到某一个地方培训,真的要有时间,让他们彼此了解大家想要干嘛,了解彼此想做的事情。这个问题又回到了刚开始,整个艺术创作的环境还是有点太速食了,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给你去慢慢磨合。

Q: 你觉得速食的原因是什么?

A: 速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,第一可能是资金不够,只能吃汉堡;另外一个原因,可能这些人没有时间,只能选择速食。有时间的自由,就可以讨论了,这个还是艺术节要做的决定。不能让他们也跟着速食,自己速食是因为不够资源,如果艺术节速食的话,对艺术发展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。国内很多时候的艺术创作,太过功利性。不如说,不应该按照表格设定,为了获得三万还是五万,去填写那些可能争取得来资金的话。拿到三五万,或许你就可以得到外国艺术家的邀请,或者明年艺术节的邀请,相对是功利的。

功利之困:创作生态是一整个链条

Q: 在讲座中, 您列出了几个国内的个人工作室, 相对生态健康的有哪几个?

A:前两天,张军也来跟我聊,告诉我现在工作室的问题挑战在哪里,也讲了工作室五年的愿景。我讲座上提到了几个工作室,孟京辉,张军、林兆华,还有田沁鑫等人,其实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创作团队。目前学院派没人专门在研究他们。现在孟京辉也好,张军也好,都没有人告诉他们接下来的路应该如何去走,都在摸着石头过河,但我们都明白,艺术团队的管理可以有一个客观的准则,可以做得越来越好。这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团队管理的学问,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到,国内的这些工作室,团队所有人的坐下来,一起来讨论,我们现在的生态怎么样?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在哪里,是空间不够,钱不够,企业资助不够呢,还是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大家没有共享资源。现在很多方面现在都是短线,每个链条上的个体,都是单点的聚集能量,自我发展,没有形成一个关于整体生态的考量。也许,每个人都还没有在这条链条的生态环境下,找准自己的位置。

Q. 具体应该在哪些方面做进一步思考?

A: 我不断建议上戏多一点研发的项目, 研究一些艺术环境的生态发展。包括艺术节, 全球不同的艺术节, 都来做对比研究一下, 对比上海的国际艺术节, 不是为了讨好上层, 写出一个研究报告, 而是更加客观理性地给创作者出一些建议, 包括艺术节的组织者, 如果多一点研究孟京辉、张军、田沁鑫, 来比较赖声川、林奕华、进念·二十面体, 你可以看出很多生态上面的问题。例如, 长远来说, 是不是保利剧院的网络该调整一下? 有没有足够的人才在保利, 这里头需要一些文化视野的协助。因为我也在不断思考, 50个剧院是不是可以每一个剧院都设一个驻院的艺术团队; 或者是不是应该有两个, 一个是比较传统的, 一个是比较当代的, 每年委约他们做两部作品, 这两部作品在50个剧院去做了, 这样的话, 基本上资金已经可以稳定了, 去做全国巡演, 生态也就健康了。

Q: 像田沁鑫的《青蛇》口碑就很好, 各地巡演。

A:《青蛇》就应该走这条路。上次,我看到她做的《桃花扇》,就在不断地批评

她,干嘛要设计这样的舞台,站在那边动也不会动,你简约一点嘛。我最喜欢的还是她 1999年萧红的那部《生死场》,做得非常好。后来的几个作品,我都觉得好像有点为了生产而生产。当然,田沁鑫是非常不错的导演。孟京辉也是,开始的时候,最早《思凡》、《放下你的鞭子》我特意到北京去看,那时候他还在学校里,我跟他谈了很久。《恋爱的犀牛》很成功之后,慢慢变得有点商业性了。



未来之想: 剧场永远不会消亡

Q: 我们将遇到很多新的科技, 这些新科技对剧场带来什么样的挑战?

A:未来的舞台,会是一个新的舞台,因为未来的沟通已经不像是现在的沟通,互动也是,手机是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个案,它打破了原来的沟通方式,在手机里你可以集体写剧本,也可以集体开展互动。那么剧场的形态也会有变化。当年日本一个最有名的剧场,叫黑帐篷。黑帐篷就不相信剧场是要确定在一个固定的地点,所以它就用一个流动的帐篷,在日本城乡游走,帐篷可大可小,然后就会发展出很多概念出来。它在60年代就开始讨论装置艺术了,而装置艺术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隆重登场的。其实,帐篷也是一个装置,那时已经有前卫艺术家很敏锐地在讨论观

众、演员和空间的关系。我讲座里也提到,很感动看日本的能剧,600年前到现在都一样感动。它在坚持一些事情,我也问他们,要不要做一些实验性,他们说,自己也做,但仍保持着最为传统的剧场。

Q: 这些科技的发展让人眼花缭乱,会不会到某一个时间点,人们已经不愿意静下心来走进剧场看戏了?

A: 剧场以后可能会出现 "虚移",变成一个立体流动的剧场,日本也开始在做,舞台上演员是根本不存在的人,到了疯狂的状态,我去看过,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。我们看未来,一个是科技的发展,一个社会的发展,还有人和人关系的发展。科技的发展,让沟通技术变化,手机让我们的语言越来越简单,文字很短,这也会影响到剧本的写作,但是手机也开始提供了许多句式体的方法。以前和未来的关系,在科技变化之下永远占有一定的位置。多媒体出现之后,其实剧场是没有变的,只是多了很多花哨的东西,以前是单媒体剧场,现在是多媒体剧场,但是多媒体不是一个简单的装饰品,它是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,你常常会在多媒体剧场里看到艺术家和多媒体之间会有互相的批评,批评会推动这些多媒体变得更加多媒体,才会让科技往前在走,这就是艺术家和科学互动的关系,这些必然会发生。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不管未来剧场怎么发展,都要回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,人与人之间的互动,其实永远会有的,就算到了一个人人都做"宅男""宅女"的时候,还是会有人走进剧场,因为人和人的接触真的太重要了。

